

翁文杰

# 亨卡幾

朝鮮戰地通訊

新民報上海社出版

朝鮮戰地通訊

亨 卡 幾

蔣 文 杰 著

新民報上海出版社

1951

一九五一年九月第一版上海印0001—5000冊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新民報上海社出版

上海圓明園路50號

新民報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委員會

北京東單西觀音寺34號

新民報北京社：北京西長安街72號

新民報重慶社：重慶中山一路新華大樓

## 目次

|                  |    |
|------------------|----|
| 鐵漢吳儒林·····       | 一  |
| 記安炳勳·····        | 一二 |
| 一讚志願軍·····       | 二六 |
| 二讚志願軍·····       | 三〇 |
| 三讚志願軍·····       | 三四 |
| 四讚志願軍·····       | 三九 |
| 五讚志願軍·····       | 四二 |
| 橫城出擊戰、全吃僞八師····· | 四六 |

|                 |     |
|-----------------|-----|
| 中國人的骨頭是硬的·····  | 五七  |
| 春季反擊戰散記·····    | 七三  |
| 三位一體的美國侵略軍····· | 七七  |
| 訪金日成將軍·····     | 八三  |
| 英雄城·····        | 九一  |
| 亨卡幾·····        | 一〇〇 |
| 朝鮮女兒·····       | 一〇六 |
| 記近衛高射炮聯隊·····   | 一一六 |
| 後記·····         | 一二一 |

## 鐵漢吳儒林

謹以此文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週年！

只要我的心在跳，那麼我的生命就要獻給黨，一直到它跳完最後一下。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於我們只有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應該這樣渡過，當他回首往事時，他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過去碌碌無爲而羞恥，這樣，他在臨死的時候，就能夠說：我整個的生命與精力，都已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爲人類的自由與解放而作的鬥爭。

——保爾·柯察金

### 一

記者從朝鮮歸國快二十天了。

這二十天中，我時常思念他。

五月廿二日的午夜，月光如練，人還在新義州這邊猜測空襲警報，驀然抬頭望見鴨綠江南岸六街燈火的時候，我想起他。

五月廿七日的清晨，獨登北京北海白塔，縱目四顧萬家春樹的時候，我想起他。

他是吳儒林，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士，無產階級的硬骨頭，頂天立地的中國男兒。

## 二

一九五一年二月廿三日，天色烏烏漆漆的，渾渾沌沌的。這是美二師進犯龍頭里西南二二六·六高地的第四天。

擊退美軍的第三次進犯後，志願軍某部四班固守的二二六·六陣地上，只機槍組組長吳儒林一人了。吳儒林默數了一數，排副馮燕貴戰死了，班長盧廣才戰死了，步槍組的老方，機槍組的小王……都光榮犧牲了。四天激戰中，他們不僅爲保衛幾米達的土地流血，甚至爲爭取幾秒鐘的時間流血。如今，九條英雄漢，只留下他一個。

「值得的！」吳儒林斬釘截鐵做了一句總結。

前三天的戰況，歷歷如在眼前。第一天，打下一連敵人和八輛坦克的三次進攻，他親眼看見殺傷敵四十餘人。第二天，打退二十架飛機和一營敵人的夾擊，殺傷敵三十餘人。第三天，又打敗有十一架飛機和十輛坦克掩護的敵軍一百餘人，殺傷敵三十餘人。美二師啃了三天啃不動，今天，從早晨七點半起，糾集兩營兵力妄想硬撞。並且出

動飛機廿五架，坦克十五輛，汽車四十六台。

現在不到十二點，還有一個下午。吳儒林估計至少尚有兩三次硬仗要打。

可是吳儒林的那挺輕機槍，不但子彈光了，而且槍身給敵人炮火崩壞了。如果這挺機槍不出毛病，也有一個依靠，因為吳儒林是神射手，二百五十公尺之內，五發子彈能中卅八環。吳儒林平素最寶貝這挺機槍，過山過嶺，寧肯自己滑倒，絕對不讓機槍跌交。他時常說：「我肉摔破了，長得出來，我的機槍掉了一塊皮，怎麼長法？」

吳儒林抓緊這挺爲國盡忠的機槍，在沉思。

「敵人一定正在組織第四次進次，……」

「……沒有子彈怎麼辦？……」

「……我沒有，他們有！」

吳儒林爬出隱蔽自己的工事，去搜集烈士們遺下的手榴彈。

敵人的榴彈砲仍舊打得很密。吳儒林從機槍組小王的工事中，找到三個手榴彈。

敵人的榴彈砲仍舊打得很密。吳儒林從這個掩體爬到那個掩體，搜集到幾個，運回

去幾個。

一砲轟來，吳儒林兩腿負傷了。右腿肉已經碎了，腿骨未折。左腿骨却斷了，皮還聯着。他到了寸步難移的田地。

這時吳儒林一心記掛的是：

「陣地可不能丟在我手中！有一口氣，拚一口氣！」

敵人的榴彈砲仍舊打得很密。沒有時間容許吳儒林包紮，他依然爬，爬進又爬出，爬回又爬去。一層土，一層血。爬遍了全陣地，搜集了三十多個手榴彈。

吳儒林的心才定下來，才感覺到痛，彷彿坐在火上。

天色仍舊是烏烏漆漆，渾渾沌沌。

### 三

打下敵人第四次進攻後，手榴彈一個也沒有了。

吳儒林本想留下最後一個。

「留下一個自盡嗎？」

「不行，那豈不少殺死幾個敵人。」

「留下一個，拉開弦，等敵人衝上來時同歸於盡嗎？」

「不行，如果敵人機槍先打死我，這個手榴彈豈不白送了。」

「子彈就是性命，同樣不能白送。」

吳儒林盤算了幾秒鐘光景，幾秒鐘的時間，有時是最短的，有時是最長的，有時輕如鴻毛，有時重如泰山。吳儒林立下決心，終於把最後一個手榴彈扔出去。

已經是下午二時了，太陽從硝烟的重圍中殺出來。太陽滿臉又黃又黑，正像吳儒林。

眼看敵人第五次進攻快發動了。

沒有子彈殺敵人，沒有子彈保障地，也沒有子彈來保衛一個中國人的民族氣節和一個共產黨員的階級氣節。但：

「頂天立地的中國人，能給美大鼻子活捉麼？」

「英雄的中國志願軍，能讓美國草包俘虜麼？」

「堂堂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能向美帝國主義屈服嗎？」

這是破天荒也沒有的事。這是永遠不可能發生的事。死也不能向帝國主義低頭！中華民族是無敵於天下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是無產階級的硬骨頭！

吳儒林反復想起「鋼骨鐵筋」中寧死不屈的排長張志堅。「紅旗不能抹灰！張志堅是我的榜樣！」

手榴彈是再也找不到一個了。吳儒林抓住那挺共生死同患難的機槍。但，機槍出了主意。

砲聲稀了，砲聲遠了，然而這沉寂是可怕的。經驗告訴吳儒林，此時敵人正向陣地迫近。

吳儒林拆開機槍，突然發現還有一顆七九子彈，這顆子彈比一枝香烟還長。

「好了，讓祖國和人民在戰場上考驗我。」

他左手把七九子彈釘在前額上，右手抓起一塊石頭。

「祖國，您放心，你們的委託大。」

「黨，您記得我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入黨的宣誓麼？我那時說過：講一大篇，黨看不見；在戰鬥中，黨看得見的。」

七九子彈釘入四分之三，吳儒林暈過去，滾到山腰。

近黃昏了。太陽不但滿臉又黃又黑，彷彿多出一絲血痕。

陣地前沿，美國兵的遺屍是七十多具。

#### 四

當吳儒林隻身打退敵人第四次進攻的時候，營指揮所正在研究二二六·六高地的情況。

「四班陣地失了吧？」

「失了，怎麼敵人還打砲？」

「聽聽，還有手榴彈響。」

近黃昏了，冬天的朝鮮，夜來得特別早。營長命令二班長。「沒有丟，應該增援。丟了，應該翻回來。」

二班一口氣翻回四班苦守的二二六·六高地。離吳儒林自盡的那一刻，只差一點鐘。

二班長檢查陣地時，發現吳儒林。吳儒林躺在山溝中，右手還彎起來，有氣無力地朝前額敲。

戰士們默默守在他周圍。

炮聲更稀了，斷續傳來照明彈的閃光。

吳儒林蘇醒過來，從閃光中看見了自己人。他力量又鼓得很足了，他說：

「你們馬上修工事，不許美國兵再上來。陣地沒有丟噢？」

戰士們要他下去，他仍舊說他的話：

「你看我！同志們，守得住的。美國兵真狗熊，我一個人也可以打下。這塊陣地一丟，營陣地難保，你們來得可好！」

戰士們勸他下去，他繼續問他的話：

「有手榴彈了？」「有槍了？」「我要輕機關槍。我行的，又不用我跑，我坐在陣地上能打，不就成了。」

戰士們全體向他保證這塊陣地丟不了，用保證來動員他下去。

「不行，我有一口氣，也要守住這塊陣地！」

吳儒林話說得太多了，又暈過去。手抓滿一捧雪，雪下是朝鮮人民的土地。

## 五

他一身是傷。不敢揹他，也不敢抬他，戰士們輕輕把他移在軍毯上，雪地很滑，順

山坡拖下去。

吳儒林再度醒轉時，他已在山後了，兩腿不能動彈，勉強試了幾步，爬不回去，瞪着山頭，很不高興。

他望見營教導員張新祿來了，想站起來。可是，怎麼站得起來呀。張新祿忙一把扶住，他又昏倒。教導員低聲問衛生員：「子彈能不能拔？」「不能動。」「那麼，你擲一擲。這地方不安全。」

軍毯一擲，吳儒林睜開眼問「往那兒抬？」

「不上那。」教導員說：「老吳，你還不放二班嗎，你一個人能打下敵人四次衝鋒，難道二班十個人守不住陣地嗎？」

「教導員，我的任務沒有完成，答應我上去。」

「老吳，你已經殺傷了一百多個敵人，全營個個如此，還怕美帝國主義消滅不了！」

衛生員也從旁動員：

「老吳，你不下去，多流血，多養兩三個月，少參加幾次戰鬥，不夠本的。我勸

你，早下去，早好，合算。」

担架隊剛抬起走了十幾步，吳儒林又醒轉來，叫教導員。

「你忘了替我開組織關係介紹信。」

「是的，老吳，馬上開。」

我們的戰士是以嚴肅來迎接死亡的，張新綠撕下日記本，衛生員雙手罩住手電的燈頭，藉着通過血與肉的電光，張新綠寫下去。

「教導員，我想起了，你信中註明，我有一個月黨費沒有繳，我現在沒有錢。」

教導員忍住眼淚，看他把組織介紹信慢慢地慎重地放進擺筆記本的那個口袋中去。

這時，他氣力將盡了。說一句話也很費勁。但他執拗地講出這句話：

「擔架同志，我要掉一個頭。」

擔架一步一步抬他下去，他一步一步望着二二六·六高地的山頂。

二二六·六高地巍然，如降龍的羅漢，如伏虎的金剛。

## 六

志願軍某部領導機關追贈吳儒林爲人民英雄，黨委追認吳儒林爲中國共產黨正式黨

員。

吳儒林是東北一個翻身農民。

同志們，請想想吳儒林同志，他不但爲保衛幾米達的土地流血，甚至爲爭取幾秒鐘的時間流血。這幾秒鐘時間，或者正是我們生產的檔口，或者正是我們學習的檔口，或者正是我們娛樂的檔口。

而且有千千萬萬的吳儒林，在爲爭取我們生產的幾秒鐘，學習的幾秒鐘，娛樂的幾秒鐘而流血。當你觀崔承喜舞蹈時，當你學習鎮壓反革命文件時，當你走進車間或者辦公室時，你體會到了麼？如果你並未體會到，但你必須體會到：

「朝鮮的幾秒鐘和上海的幾秒鐘分不開的。」

當我回到上海走上新修的外灘大道，我想他。當我和母親重見熱烈擁抱的時候，我想他。

當想起黨誕生三十週年時，我想起他。

## 記安炳勳

第二次戰役中，中國人民志願軍某部一連一排，在副連長馮傳祥排長安炳勳率領下，首創以一個排殲滅美軍騎一師七團的一個排又擊潰其另一個排的模範戰例。因此，志願軍某部領導機關給予該排戰鬥英雄排稱號，給予該排排長安炳勳戰鬥英雄稱號。

### 一

我沒有看見安炳勳，我看不見了，他已在突破「三八」線天險道城峴時，光榮犧牲於敵軍地堡之前。我只看見了安炳勳奪自敵人而又殺傷敵人的卡賓槍，我相信，我將看得見這支卡賓槍把美國侵略軍趕下海去。

### 二

安炳勳排有一個特點：從來沒有人掉隊。

起初誰都不敢保證本排沒有人掉隊，誰都不敢保證本排不會偶然有一次有人掉隊。爲什麼呢？因爲安炳勳排中有一個四十四歲的戰士蘇正雲，不但年紀老，且有寒腿病。部隊行軍一走上好路，便像駿馬一樣朝前奔了。蘇正雲自然趕不上，眼看要掉隊。